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續紅樓夢
第二十二回 推己及人咸成佳偶 以真為假錯認檀郎

話說賈母、賈夫人正然勸慰巧姐，只見尤二姐從套間內走了出來，叫道：「姥姥快來罷！」劉姥姥聽了，就往裡跑。又聽裡面小孩兒呱呱的啼哭，就知是平兒已經分娩了，忙向尤二姐道：「姑娘，你進去瞧瞧，是大喜呀，是小喜？」尤二姐聽了，連忙轉身進去。不多一時，走了出來，笑道：「老太太，大喜，是個小子兒。」賈母聽了歡喜，道：「今兒真是三喜臨門：姑娘出嫁，平兒養兒子，鳳丫頭又生日。再算上寶玉房裡放人，這就是四喜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今兒是鳳姑娘的生日麼？我也不知道，也沒備了上壽的禮物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噯喲！姑太太，再別折愛我了。這兩日沒忙成個浪鴨子，那裡還記得什麼生日呢。要不是老祖宗提起來，連我自己也忘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真真的老太太的好記性，我們那裡記得這個沒要緊兒的事情呢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那裡是什麼記性好。我也是瞧見鮑二家的，才想起來的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只見劉姥姥從套間內走了出來，笑道：「老太太，姑太太們，大喜！大喜！養了個又白又胖的小哥兒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姥姥有勞你了，你難道不喜嗎。產母上了炕了沒有？」劉姥姥道：「諸事俱停妥了。不瞞老太太說，我是乾這一行兒的老把勢。這會子老太太、姑太太們，只管進去看看去罷。」賈母道：

「既是這樣，我和姑奶奶、兩個太太進去瞧瞧去。他們姊妹們，過了三天再進去罷。」於是，賈母並三位夫人自到套間去看平兒不提。

這裡鳳姐向寶釵、黛玉道：「二位嬌娘，你們也行點好兒罷。把我這滿地的東西，也替我拾掇拾掇呢。也讓我叫個人來，給月子裡的人熬點粥兒嗎！」寶釵道：「我們昨日送過來的箱子、匣子裡頭，這些東西都是有的。況且嫁妝已是過去了，你這會子好好兒的，可又翻騰什麼呢？」黛玉又道：「你要不怕我們看了你的老包兒去，我們就替你幫個忙兒。」鳳姐笑道：

「噯喲！我還有什麼老包兒呢。這要不是平兒霸攬的緊，這點東西早被你璉二哥哥鼓蕩淨了。」李紈也笑道：「寶妹妹，林妹妹，咱們替他幫一幫罷！論起理來，我是個老嫂子人家，不該替你做事。但只是今兒又是狗長尾巴尖兒的日子，又累成個浪鴨子的樣兒，我又瞧著怪心疼的。」說著，便同寶釵、黛玉一齊動手，替他拾掇完了。鳳姐叫道：「小紅，給奶奶們衝了好茶來，今兒可都累著了。」說未說完，只聽門外鼓樂喧天，娶親的到了。

賈母和三位夫人聽見鼓樂之音，也都從套間內走了出來。

只見賈璉走了進來稟道：「老太太和太太們都在這裡呢麼，新親們都來了。太太上房裡一個人兒也沒有，虧了這個當兒上，姨媽帶了他兩個嬌娘和三妹妹、史大妹妹多來了，我才教姨媽他們把新親們都讓到太太上房裡去了。周家原是個鄉下的人，也請不起什麼高官顯宦。娶親的來了四個男客，都是些舉人秀才；四個女客，都是鄉間的閨秀，模樣兒卻都長的怪得人意見的。」賈母冷笑道：「偏是你的眼睛兒尖，怎麼可就偷著瞧見人家的模樣兒了呢。」說的賈璉笑著伸了伸舌兒。賈母又道：

「既是新親們來了，我們的兩個太太和珠兒媳婦、鳳丫頭，你們快過去照應新親們去罷。四丫頭、寶丫頭，林丫頭在這裡照應著巧姐穿衣梳頭。我想他們那裡娶親來的，既然沒有什麼官兒，我們這裡送親去的，也不必請人家部院裡的老爺們，就教姨太太家的姪兒——他也是個監生，和我們寶玉、蓉哥兒、蘭哥兒——他們也都是有頂戴的。送親的女眷，也就教我們三姑娘、史大姑娘、菱姑娘、邢大姑娘四個人去。我和姑奶奶、劉姥姥都在平兒屋裡坐著躲會子就是了。你們說好不好？」邢、王二夫人聽了，笑道：「老太太想的很周到，我們就照著老太太吩咐的辦就是了。」說畢，便領了李紈、鳳姐都過那邊上房去了。這裡賈母、賈夫人仍舊到套間和劉姥姥說閒話兒。

寶釵、黛玉、惜春三人，服侍巧姐穿好了衣服。大家坐在炕上，又陪著巧姐淌了會子眼淚。只見王夫人領了娶親的四位女眷前行，後面跟著送親的史湘雲、香菱、邢岫煙、探春，一個個花枝招展的走了進來。惜春、寶釵、黛玉一齊迎了出來。

大家相見，各道寒暄，彼此心中互相贊美。王夫人便讓娶親來的四位女眷上坐，其餘的姊妹各按次序列坐兩邊，自己主位相陪。釵、黛二人一旁侍坐。三道茶畢，娶親的女眷中一人向王夫人笑道：「親家太太，我們才在那邊喜酒也吃過了，時候兒也不早了，我們早些兒給新人上頭罷！」王夫人聽了，即命人取了妝奩盒兒來，女眷們一齊動手與巧姐上頭開臉。諸事已畢，便起身告辭。大家送了出來。

鳳姐、賈璉領了寶玉、蘭哥兒進來，又將巧姐安慰開導了一番。遂命寶玉、蘭哥兒用紅氈抱到榮禧堂，蒙上蓋頭，安坐在彩轎內。但見燈籠火把，鼓樂喧天，娶親、送親的女眷坐轎，男客騎馬，十分熱鬧。出了榮國府，差林之孝討了鎖鑰出城而去。

此時已有丑末寅初時分。賈母、賈夫人仍舊回到自己的上房，囑咐王夫人，將前邊的屏風門封鎖了，不許家中上下男婦人等白晝往來行走。俟寶玉送親回來，即與晴雯、金釧兒、紫鵲、鶯兒開臉上頭。先就給你們磕頭，等到黃昏人靜之時，再開門來見。王夫人都一一的答應了。

不言賈母、賈夫人在上房白晝養神。且說邢、王二夫人出來親自看著封好了屏風門，邢夫人向王夫人道：「咱們大家也散一散兒罷，整熬了一夜，到底也要躺一會子養養神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也撐不住了。太太回去差人問問二姑娘，今兒能來不能來？我好拿車接他去。鳳丫頭回去告訴璉兒，把王大夫請來，也給平兒他們娘兒倆看一看，也吃個調養的藥兒。寶丫頭和你林妹妹回去躺一會子，起來就張羅著給他們四個人上頭，開了臉也打扮起來，等寶玉送親回來，老爺下了衙門，把大老爺、太太、珍大老爺、珍大奶奶都請過來，教他們都磕了頭。到了晚上，再見老太太，豈不又省點事兒麼。」眾人聽了，一齊答應了。這才大家散去。

且說寶釵、黛玉二人只因熬了夜，身體乏倦，一路緩步而行。寶釵向黛玉笑道：「妹妹，你看明兒把他們四個人人都放在房裡，咱們兩人連一個伺候服侍的人兒也沒有了。昨兒晚上那麼熱鬧，我教跟一個兒過來，四個人一個兒也不肯。你說樞人不樞人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這也難怪，他們大明大白的知道今兒給他們上頭，他們怎麼好意思面光光的出來見人呢？再者，你知道大嫂子、鳳姐姐的脾氣，又愛和人噉著玩兒，他們越發不敢來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可不是呢。我想你的雪雁，已經是太太給了四姑娘，換回紫鵲來的，這會子也不好意思再和四妹妹要。秋紋、麝月兩個人，桂哥兒那裡又離不得，這卻怎麼好呢。」黛玉道：「那個雪雁，我也不甚待見他，索性教他伺候四妹妹去罷。我記得當日還有個柳五兒來著，怎麼如今不見這個人了？」寶釵道：「說起來話長。自從你寶哥哥出家之後……」

剛說到這裡，黛玉笑著將寶釵的肩上捏了一把，道：「姐姐你信著嘴兒，把什麼都說出來了。」寶釵也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，難道是你沒叫過的嗎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我偏要教你說寶兄弟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就是了。自從寶兄弟出家之後，老爺嫌家裡人多了，就要打發他的。後來有趙姨媽的個什麼親戚，名字叫個錢槐，他老子在咱們銀庫上管過帳，當日就給他兒子說柳五兒，柳嫂子執意不肯。後來錢槐打聽出老爺要打發他，他就攛掇他老子，硬求了老爺，把五兒娶到他家去了。誰知道五兒到了他家，晚上總不脫衣裳，和錢槐鬧死鬧活的，鬧的他們沒了法兒，仍舊送到柳嫂子家來了。這會子再給婆家，人家聽見這個信兒，都不敢來說，把這個丫頭竟自耽擱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這丫頭真是個有志氣的人兒。等你寶兄弟回來，咱們商量仍舊把他要進來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個呢，我也偏要教你叫寶哥哥，我才依呢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也太認真了，讓妹妹這一句兒罷。」

二人說說笑笑，已到了怡紅院的月門。早見晴雯、金釧兒、紫鵲、鶯兒、秋紋、麝月、奶媽子抱著桂哥兒迎了出來。晴雯笑道：「二位奶奶，今兒可乏透了，我們預備了些兒蓮子桂圓湯，喝了早些兒躺一會兒罷，天也不早了，雞也叫了好一會了。」寶釵

道：「桂哥兒怎麼今兒醒的這麼早呢？」奶媽子道：「才剛兒鑼鼓喧天吵的那裡能夠睡呢。我才抱著滿地走了會子。」

寶釵道：「這會子安靜了，你再哄著他睡會子去。秋紋、麝月，你們兩人也歇歇去罷，你們也乏了。」奶媽子聽了，便抱了桂哥兒回房而去。秋紋、麝月在後相隨。

剛一轉臉兒，只聽秋紋罵道：「沒臉的浪蹄子，你等到明兒再叫奶奶，我也不生氣。」麝月道：「你也不用生氣，過會子等我問他。記得那年，二爺給我篋了一篋頭，他在那邊玩錢，一掀簾子進來看見了，就說，『還沒開臉，就上起頭來了！』這個話，說的氣人不氣人。等我過會子問問他，可看今兒是那個浪蹄子、小養漢精兒上頭呢。」晴雯聽了，氣的臉兒刷白。

向寶釵、黛玉道：「奶媽們聽見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你們不用理他，咱們都進來罷。」金釧兒道：「奶奶們還不知道，昨兒晚上，他們兩人就是這樣指桑說槐的罵了我們一夜。我們都不敢哼一聲兒。後來鶯兒姐姐氣不過，問了他們兩句，他們就說，你堤防著，寶二爺今兒晚上把你怎長怎短，說的對不上牙兒。」黛玉笑道：「罷喲，你們不用理他們就是了，都進來睡覺罷。」金釧兒聽了，便不敢再言語了。於是，大家回到房中，鶯兒、紫鵲端了桂圓湯來，每人喝了半碗，這才服侍他二人安寢。之後，四人也就各去睡了。

約有一個更次，黛玉一覺睡醒，早見紅日東升，滿窗弄影。

瞧了瞧寶釵，尚在熟睡，忙推道：「姐姐快醒醒兒罷，日頭都出來了。」寶釵驚醒，在窗上望了一望，笑道：「你莫要驚怪，昨兒是真正才睡的，這會子只怕合家的人還沒睡醒呢。昨兒一天一夜，鬧的人腰酸腿疼的，且躺著舒服一會兒再起來也不遲。」黛玉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到底睡了這一會子，又覺著好些兒。才剛兒咱們商量，要把柳五兒仍舊叫了進來，也還只是他一個人兒，咱們兩人也不夠用的。我前兒聽見他們說，芳官、藕官他們現在饅頭庵出家，我想把他們這幾個也叫了回來，就怕老爺、太太未必肯依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想的這些個，全不合我的意思。當日五兒在家時，咱們那個小爺因為你去世之後，總沒夢見你，定要在外間等你的魂。晚上服侍的就是五兒，我在裡間聽著他們就有點子鬼鬼祟祟的。這如今若要把他仍舊叫進來，只怕服侍不成咱們，倒又給小爺弄下掛心的了。至於芳官他們雖說是伶俐，好到底，是唱過戲的女孩子，那裡能夠像紫鵲、鶯兒服侍咱們貼心呢。我想，四妹妹那裡，還有人畫、翠墨兩個丫頭呢，雪雁雖說不好意思和他要，我們若和他開個口，他也斷然沒有不肯給的理。我的意思，莫若明兒依舊把雪雁要了過來服侍你，我明兒把我媽媽的丫頭，要一個過來服侍我也就是了。至於他們四個人，不過說是跟上咱們，還像個丫頭似的，似乎不通理些；咱們回到房裡，他們該服侍咱們的地方兒，也還要照舊服侍才是，難道收在房裡，就算升了天了嗎！」

黛玉聽了，笑道：「我的意思卻不在芳官他們身上，我想柳五兒他和錢家鬧死鬧活的不肯失身，到底是為誰呢？萬一這丫頭一輩子說不出婆家來，我心裡覺得怪不忍的。」寶釵聽了，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「你想的也很是。原該推己及人，存心忠厚，才是你我的為人，也不枉咱們讀書一場。只是如今切不可告訴寶玉。目下將他們四個人收在房裡，老爺就不喜歡的什麼似的。」

不過是不敢駁老太太的回兒，那裡還敢再提柳五兒的話呢。且等收了他們四個人之後，寶玉如果很好，不致教老爺、太太操心生氣，那時再想法兒辦就是了。」

黛玉聽了笑道：「姐姐說的很是，就這麼著罷。今兒給他們四個人上了頭，晚上圓房可把他們都安置在那裡好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把這西邊的兩個小套間打通，把他們四個人安置在一處，你說好不好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噯喲喲，咱們兩人在一塊兒，晚上遇見寶玉涎起臉來，我就覺著臉上怪不好的。若把他們四個人放在一起兒，越發沒個意思了。」寶釵聽了，把身子向黛玉跟前湊了一湊，笑道：「你那裡知道這裡頭的道理呢。我且問你，你我二人自從與寶玉成婚以來，也都一個人兒和他單住過的。你如今仔細想去，咱們一個人和他住著，他是怎麼一個涎臉的樣兒？如今咱們兩人同在一塊兒，他又怎麼一個涎臉的樣兒？彼此比較起來，那個與他有益，那個與他無益，你可就知道了。」黛玉聽了，握著嘴笑道：「可是呢，我瞧著自從咱們搬在一塊兒，他雖然也是照舊的涎臉，可就比咱們一個人兒的時候安靜多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何如？你想，如今若把他們四個人放在四處，不但寶玉恣情縱欲，無所不至的鬧起來，他們四個人，勢必也要各出所長，討寶玉的喜歡。將來鬧的虧損了身子，咱們兩人可拿什麼臉兒見老太太、太太呢。不說是他們鬧的來，倒像是咱們兩人，也不知好歹似的。」黛玉聽了笑道：「姐姐你說的很是。妹妹的愚見，不過說他們四個人在一塊兒，面光光的沒個意思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呢。譬如咱們姊妹倆，從小兒一塊兒長大的，情同骨肉，如今又同嫁了一個人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，普天率土，莫不皆然，有什麼沒意思的呢。我們如此，他們自然是一樣的了。若說不論尊卑貴賤，我們也和他們都攪在一塊兒，這個自然是沒意思，還用你說麼。」黛玉聽了，不覺歡喜道：「這件事，真是姐姐明見萬里，獨出心裁。妹妹佩服之至。如此辦理，不但與寶玉的身子有益，抑且與他們也好。凡寶玉之一舉一動，皆四人所共見共聞，免得吃醋拈酸，雞鳴鵝鬥的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顰兒你真是透極了的個人兒，告諸往而知來者。」二人俱大笑起來。

正然說笑，忽聽外面有人叩的月門上的銅環兒咣咣的亂響。

二人聽了，連忙起來穿好了衣服，跳下炕來。只聽鶯兒在院子裡問道：「誰叫門呢？」只聽門外答道：「是我回來了，怎麼這早晚兒還不起來麼。」鶯兒聽了聽，像是寶玉的聲音。因為眼看著就要上頭，自己不好意思出來開門，忙走進來向晴雯道：

「姐姐，二爺回來了，你快開門去罷。」晴雯笑道：「你們都聽，這個人瘋了不是？你的手教豬咬了，怎麼巴巴兒的從院子裡進來，教我出去開門呢。」鶯兒紅了臉道：「到底你和二爺比我們又熟些兒。」晴雯笑道：「自己姊妹們裡頭，又撇的是什麼清呢。若論和二爺熟，金釧兒是在太虛幻境陪著二爺睡過的。」金釧兒聽了，發氣道：「你不用混嚼舌根了，我那天晚上問過二爺來。二爺說，你那年夏天撕扇子的時候兒，已經和二爺那個話兒了，這會子又充正經人兒來了。」晴雯聽了紅了臉，道：「小蹄子，你等我開了門，回來再撕你的嘴就是了。」

說著便走了出去，「嘩啷」一聲，把門開了。

寶玉在外站了良久，正要發火，忽又轉念想道：記得那年叫門開遲了，誤踢了襲人一腳，至今後悔。正在思想，忽聽「嘩啷」的開了門，抬頭一看，見是晴雯，不覺喜形於色，虧了不曾造次，忙拉了他的手，笑道：「今兒晚上，我可再放不過你去了。」晴雯忙打了個手勢兒，不許他亂說，怕人聽見的意思。寶玉笑著拉了晴雯便往裡走，問道：「二位奶奶起來了沒有？」晴雯道：「我們也是才起來，梳完了頭，還沒上去呢，也不知奶奶們起來了沒有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好一對兒懶人，等我進去揭他們的被窩就是了。」於是，躡手躡腳的走進內室來。

只見寶釵、黛玉二人對面兒在炕上坐著梳頭，紫鵲在地下取臉盆並肥皂盒兒。一見寶玉進來，寶釵忙問道：「回來的快啊，新親家也沒留你們吃酒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酒也吃了。新親家的酒，無非是個意思兒，那裡有久坐的理呢。」黛玉道：

「史大妹妹、三妹妹他們也都回來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他們坐的是轎子，那裡趕得上馬呢。我是大顛著馬回來的，連薛老二、蓉哥兒、蘭哥兒還都在後頭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又是牽掛著給他們上頭，所以飛馬跑回來了，也不怕姪兒們笑話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他們都不會騎馬，蓉哥兒還好些，薛老二、蘭哥兒那裡能跑馬呢？所以他們才落了後了。」黛玉聽了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總沒有你的不是。別人是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；你竟是非敢前也，馬大顛也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寶玉道：「罷喲，你們不用一遞一句兒打趣我了，全當我是為這件事跑了回來了，也沒有什麼怕人笑話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咱們說正經話罷，太太這會子起來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到家時，上頭還關著門呢，是我把太太才請起來了，只怕這會子才梳頭呢。」寶釵、黛玉二人此時已梳完了頭，聽見寶玉說王夫人也起來了，連忙跳下地來。紫鵲、鶯兒端了臉水來，忙忙的洗了臉，他二人本是天生的麗質，敷粉施朱，無非點綴而已。

梳洗完畢，正要同過王夫人這邊來請安，忽見王夫人差了玉釧兒來說：「太太說，奶奶們梳洗完了，先不用過去著呢，就趕著給他們四個人上頭罷，怕老爺下衙門回來的早，恐怕遲了。」寶釵聽了笑道：「你來的很巧，我正等個人兒呢。你去把你媽和柳嫂

子叫來，教他們幫一幫兒。」玉釧兒答應。去不多時，只見白老婆子、柳家的都來了，手裡端着個棒盒兒。打開乃是幾碗雞皮鵝蛋湯，柳家的先端了三碗，放在寶玉、寶釵、黛玉的面前，笑道：「二爺和奶奶們都熬了眼了，這是我的一心兒窮心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可有什麼多餘的錢呢，以後再不必了。」柳家的又將其餘的分散晴雯等四人並秋紋、麝月、奶媽子們吃了。這才取過妝奩匣兒來，柳家的便與晴雯開臉，白老婆子便與金釧兒上頭，寶釵便與鶯兒束髮，黛玉便與紫鵲掃眉。

寶玉在四處往來，指點弄粉調脂，奶媽子抱著桂哥兒哄他玩笑，秋紋、麝月在一旁撇著嘴生一會子的氣，又打牙擦嘴的奚落一會子。

不多一時，妝飾已畢。釵、黛二人便將他四人都帶到王夫人上房來。王夫人仔細打量了一番，一個個青蛾皓齒，較從前尤覺丰韻，心中不勝歡喜。約有巳末午初時分，賈政下了衙門，遂請了賈赦、邢夫人、賈珍、尤氏暨合族人等過來。按著長幼的次序兒，命他四人磕過了頭。賈政便讓男客們都到書房，王夫人便讓女眷們都在上房，大排筵宴。此時，探春、湘雲也都回來了。王夫人又差人接了迎春來。寶玉又留下薛蝌，整熱鬧了一天。

到了黃昏人靜之時，邢、王二夫人同薛姨媽以及眾姊妹，領了晴雯等四人，開了屏風門，都到賈母上房來。早早上房點的燈燭輝煌，賈母同賈夫人在正中榻上對坐吃茶，一見眾人進來，忙站起來笑道：「我們等了你們好一會了。」眾人見了，忙走了進去一齊道喜。王夫人便吩咐地下鋪了紅氈，命晴雯等與賈母、賈夫人磕頭。賈夫人忙將他四人叫到跟前，一個一個的仔細端詳了一遍，心中甚是歡喜。便向黛玉道：「姑娘，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給他們的，你可把你的尺頭揀個好的顏色、時興的花樣的，每人給他們一匹；時興新樣的簪花，每人給他們一對，就算我的拜錢罷。」

黛玉聽了，正欲答應，只聽史湘雲笑道：「姑太太不用教我姐姐取東西了。昨兒聽見萬歲爺有旨意，教我們給姑老爺、姑太太承嗣呢，名字都欽賜下來了。只為身子尚弱，不能下地行走，所以還沒到姑老爺廟裡磕頭去呢。這一點兒賞賜他們的東西，我替姑太太拿出來就是了。」賈夫人聽了，忙拉了湘雲的手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不用多這個心，你們的這件事，我才剛兒也和老太太商量來，等明兒你女婿身子將養的壯朗了，帶領引見之後，看萬歲爺賞個什麼差事。那時，把你們的舊房子拆變了，就在老太太那邊房子的前頭，另蓋一院新房居住。我們也沒什麼產業可給你們的，就是萬歲爺賞的幾頃祭田，交給你們掌管。除了春秋祭祀之外，下餘的幫你女婿當差就是了。」

至於這一點兒賞賜——你姐姐的東西也多著呢，你的東西，你自己留著用罷。我的兒，你也是沒娘、沒老子的人，估量著你叔叔、孀娘還能夠照應得了你們許多麼？」湘雲聽了，這才不言語了。黛玉笑道：「我這如今，可是你的大姑子了，你可要時時刻刻的敬我才是。再要像從前在我跟前那樣的放肆，我可就要叫我兄弟狠狠的管教你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於是，賈母讓薛姨媽同賈夫人炕上坐，邢、王二夫人在炕沿兒上坐，湘雲、探春姊妹等在東邊椅子上坐，尤氏、李紈姊妹等在西邊椅子上坐，晴雯等四人侍立一旁，自己盤膝坐在一張羅漢椅上。丫環獻上茶來，茶罷，王夫人欠身向賈母道：「請老太太的示，我們再伺備點喜酒兒吃吃罷。」賈母道：「可以罷了。你們同姨太太白日裡都是吃過酒的了，我和姑奶奶也是才吃了飯了，倒是大家坐著說會子話兒，早些兒散了，送雲丫頭回去，他女婿沒人照應。再者寶玉房裡收了人，也該趁著好日子，讓他們成緣才是呢。」薛姨媽聽了，笑道：「這個老太太，不拘什麼事兒，再沒有那麼想的周到了。」賈母又道：

「怎麼寶玉也不進來給他姨媽、姑奶磕頭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外頭的酒席也是才散的，只怕送了客也就來了。」

正說時，果見寶玉笑嘻嘻的走了進來。見地下鋪著紅氈，不知所以，便向寶釵丟了個眼色，寶釵故意的努了個嘴兒，寶玉信以為實，忙站在紅氈中間，點手兒招呼晴雯，急的晴雯紅了臉笑著只是搖頭兒。招的滿屋子的人，一齊都笑起來。賈母笑道：「沒見世面的，誰家房裡收人也雙雙的拜堂麼。你只給你姑媽、姨媽磕頭就是了，難為他們替你養了兩個賢惠媳婦，准你四個四個的收妾，這還不該磕頭麼。」寶玉聽了，果真與賈夫人、薛姨媽磕了頭。起來又聽賈母的吩咐，賈母道：「收妾原沒有男家與尊長磕頭之說，我們俱各不用罷。你只給你兩個媳婦，每人作一個揖就是了。寶玉聽了，笑著果向寶釵、黛玉深深的作了兩個揖。招的眾人都笑了。」

寶玉行禮已畢，便親自搬了一張椅子坐在賈母的身旁，笑道：「我有一件心事要求老太太呢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又有什麼心事呢？難道房裡收了四個人還不夠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不是為我的事。我想我們如今，仰邀上天的眷佑，托賴老太太的洪福，生生死死的鬧了一場，現在是嬌妻美妾逐隊成行，天恩祖德無可以為報，立了一個推己及人的願心，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。如今，環兒歲數也大了，蘭哥兒的年紀也不小了，都該是成家的時候了。還有我大嫂子的妹妹綺姑娘，雖說給了甄寶玉，如今尚未過門，我也要替他們成全成全這件事呢。」賈母道：「這三件事，你該對你老爺說才是，怎麼求我來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這三件事，我才剛兒已經回過我老爺了。老爺恐怕環兒不成器，未必有人肯把女孩兒給他。我說環兒自從服了孔聖枕中丹，較前好了許多。我想趙堂官的女孩兒被鬼所纏，是姑老爺替他治好了的；如今差了媒人去說合，只怕趙堂官也不好駁回兒。范學士素日最愛蘭哥兒，他現有個女孩兒，年紀與蘭哥兒相仿，遣媒去說，斷無不允之理。惟有甄寶玉，現在隨著他父親到邊疆外任讀書去了，求老太太差人和甄太太說，教他差人到邊疆接了甄寶玉回來。這三件事也就妥當了。還有三件事，也要稟知老太太，人生的情緣都有個分定：當日梨香院有個齡官，他和鶯兒有情緣之分；我鳳姐姐的丫頭小紅，和芸兒有情緣之分；東府大嫂子的丫頭名字叫個萬兒，和焙茗有情緣之分；這三件事求老太太和大嫂子、鳳姐姐說一說，把他們兩個丫頭放出來。再和饅頭庵的老居姑子說說，把齡官也放出來，叫他們各遂所願，這就把我推己及人的願心還了。」

尤氏聽了，笑道：「寶兄弟，我不信你這個話。我們丫頭們的事情，你怎麼都知道了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大嫂子，你們萬兒和焙茗，是那年初春新春唱戲，我在小書房裡親眼兒捉住的。」尤氏道：「你那會子怎麼不告訴我們呢。」寶玉道：

「這是什麼好事，何苦告訴你們又鬧饑荒，所以我就忍在肚子裡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寶兄弟，我們小紅可又是多早晚兒和芸兒有緣故？我那裡知道個氣息兒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這是寶姐姐告訴過我，他也不知是在那裡聽見來著。」賈母聽了，向薛姨媽道：「姨太太，你們都聽聽，我素日最惡的是這些男女不安本分的事，誰知道這會子全都出在我們家了。這些事，怎麼教寶丫頭都知道了呢？」寶釵聽了，便將那年在滴翠亭撲蝴蝶，趕到蜂腰橋，聽見小紅在榻子裡說撿了賈芸的手帕子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寶玉又將那年在梨香院瞧見齡官在地下畫「蓄」字，並賈蓄給他買雀兒戲台的話，也說了一遍。

賈母聽了，向邢、王二夫人道：「你們聽聽，這些勾當真是咱們夢想所不到的。罷了，秦鍾、智能兒、司棋、潘又安在地府裡，姑老爺尚且成全他們的好事，何況這些人現在人世呢。」

既是寶玉有這一番好意，珍哥兒媳婦，鳳丫頭，就把你們的兩個丫頭放出來罷，等寶玉將來由翰林補了什麼官兒，教他每人賠你們一個丫頭就是了。」尤氏、鳳姐二人俱各滿口應許了。

當下大家又坐著說了會子閒話，賈母便催著大家散去，即命套車將湘雲送了回去。寶玉是夜即與晴雯等成緣，無庸瑣述了。

到次日，賈政果然差了媒人到趙堂官、范學士家提親。范學士原是個讀書人，又素日最愛寶玉，一說便應許了。趙堂官雖與賈府不睦，他女兒為鬼所迷，又是林公教的，又且賈政雖係工部侍郎與刑部無涉，究屬上司，是以也就無不樂從。賈政深為喜悅，回明了賈母。先下聘禮，只等甄寶玉到來，然後迎娶。賈母又差了林之孝家的，到甄府上將接回甄寶玉來與李綺完婚的話，告知了甄夫人。甄夫人也十分歡喜，便求賈政寫書一函，擇日差家人包勇前赴邊疆而去。諸事俱妥，賈母、賈夫人仍舊回廟不提。

且說包勇本是忠義健僕，領了主母之命，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不過月餘，到了邊疆。見了應嘉甄公，投了書啟。甄公看了來書，也覺歡喜，擇日打發甄寶玉起身回京。甄寶玉叩辭了他父親，自己坐了馱轎，帶領包勇並貼身的小廝四名，俱各騎了大走騾起身回京。

一路披星帶月，沐雨櫛風，又走了有月餘光景，時當殘臘。

這一日走的離京師只剩二十餘里，忽覺天氣聚寒，大雪繽紛，甄寶玉忽覺身體不快，思避風寒，望見前面有一府村堡，十分雅趣，便命包勇前去借間房兒，暫且歇息歇息，避避風雪。包勇聽了，顛著騾子上前。去不多時，回來稟道：「堡內有一家姓蔣，房屋十分幽雅，主人不在家，我已向他家老蒼頭借下了。」

甄寶玉聽了，滿心歡喜，催動了騾轎進了堡子門，但見上寫「紫檀堡」三字。又走了一里多路，果見一家房舍，蓋的精緻，只見老蒼頭開了門，讓甄寶玉在客堂上坐定，火盆內添了些炭，奉上一杯熱茶來，各自去了。包勇與四個小廝，也自去照應行李、馬匹，躲避風雪去了。